专 题

从韩国视角看中国的钓鱼岛问题

[韩] 李荣一

内容提要：中日间的矛盾关键在于钓鱼岛主权问题，尽管这一问题与韩国并无直接联，但由于独岛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是在相似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韩国亦不能隔岸观火。从历史视角观之，从19世纪过渡到20世纪时，日本正在效仿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进行领土扩张，侵略亚洲邻国，这种利用强权侵犯他国领土主权的行为正是发生目前领土纷争的根源。本文从韩国视角对中国的钓鱼岛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领土主权 钓鱼岛 亚洲 日本 山县主义

众所周知，独岛和钓鱼岛绝不是日本固有领土。独岛和钓鱼岛是日本在成功地完成明治维新之后，凭借强大的国力以将亚洲大陆变为自己利益圈为目的而展开的亚洲侵略战争的产物。

然而，日本的这种企图终告失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指出，战败国日本应把侵略所得其他国家领土全部归还。战后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则将《波茨坦公告》精神书面化、法律化。[1] 战败国日本向当事国偿还以侵略和强权夺走的所有领土属于国际法层面的义务。但是，在战后重建结束后，日本在经济建设上取得成就，拥有了处于世界前列的经济规模，与此同时，其并没有履行战后处理结果的相关规定。日本违背旧金山和约的精神，开始主张对韩国的独岛和中国的钓鱼岛的所有权，引起与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

[韩] 李荣一 韩国韩中文化协会会长。

1 由于《旧金山对日和约》将中国这个受日本侵略最甚、损失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排除在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承认过《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合法性、有效性。编者注。

本文以上述观点为出发点，以史为鉴，具体分析日本的侵略亚洲政策的本质和进程。从而论证，目前在韩日、中日间发生的领土争端是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产物，并向国际社会揭示了当前领土争端的原因，以对事件今后的走向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在本文中提到了部分韩国独岛的问题，但其并非本文重点，将另文论述。

一、日本侵略政策的起源：明治维新与军国主义思想的产生

日本于1868年开始推动明治维新，成为最初效仿西方势力进行殖民扩张的亚洲国家。起初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由于“黑船事件”的发生而被迫结束，日本进入开国时代。随后由于受到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的冲击，日本的政治精英将国家政策方向改为效仿西方以增强国力。为此，明治维新中，日本在以军队为中心推倒无能又腐败的幕府政权，以天皇为中心集聚国家实力并推动体制改革后，将学习西方文明的使节团派到海外，开始着手于培养西方式的人才。

同一历史时期，中国早在日本前就已开始进行洋务运动，但由于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推翻德川幕府的旧体制（Ancient Regime），而产生能够主导改革的政权，清政府与地方官僚主导推动的改革并未成功，中国的国力没有本质的提升，最终无法避免被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击败的命运。

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以福泽渝吉为中心，宣扬接受和学习西方文明，使日本脱离亚洲的“停顿”状态，通过追求西欧化、民族国家化成为亚洲强者，这种脱亚入欧论调支配了思想界。同时，日本精英纷纷议论应将立宪君主制作为日本所追求的政治体制，这种追求最终成为现实。然而，尽管日本的政治体制借鉴了英国，但统治形式却受到了普鲁士/德国的俾斯麦模式的影响。尤其是代表明治维新的文官代表伊藤博文借与俾斯麦面谈的机会将普鲁士方式积极引进了日本政治。[1]

与此同时，作为明治维新的武官代表，山县有朋1889年在德国考察途中遇到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教授，并接受作为保持国家战略的“主权线”和“利益线”概念：为了保持日本的独立，应将国家领土视为国家根基，并守护这一“主权线”。其同时主张只有守护主权线的利益线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山县有朋回国后以军人的身份继承伊藤博文的首相位置，并在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其中强调：法律意义上的主权线为日本列岛，但为了守护日本的利益线和保证日本的安全，必须合并朝鲜。[2]

---

1 許文道：“亡國체험 100년 특별연재 현해탄을 넘어 세계로 미래로”，《月刊朝鮮》，2010年1月号，http://monthly.chosun.com/client/news/viw.asp?nNewsNumb=201001100080，2013-4-10。

2 同上。

山县有朋与伊藤博文一样出身于长州藩，他在成为日本军队势力的领袖后，把明治维新确立的君主立宪体制推向军国主义体制，为把日本变为自己口中“狼的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而身先士卒。直至日本败亡为止，这个国家都固守着山县有朋式的“利益线主义”。但是，奉“利益线主义”为圭臬的进程一旦启动就势必会继续追求新的利益，从而以扩大领土为目的展开侵略战争，使其最终因消耗国家力量走向必然的灭亡。这就是日本败亡的历史教训。

二、山县主义与日本侵略亚洲过程的展开

（一）首次对外侵略

日本的亚洲侵略过程可以概括为：从1871年侵略台湾开始，随后是1894—1895年以确保朝鲜的控制权为目的的甲午战争、1904—1905年以排除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力为目的的日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青岛（德国租界）的侵略（1914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后以干涉俄罗斯内战为目的对俄干涉（1918—1922）、以中国东北作为日本利益线范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的侵华战争（1937—1945），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争（1941—1945）。最终日本以败亡而告终。以下笔者将日本的侵略过程按时间顺序进行简述。

日本成功进行明治维新后，将国策的方向定为扩大领土范围。日本针对周边邻国，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在推动外交攻势的同时也进行了军事攻势。在1871年，日本以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和子孙万代永不相互侵略为由，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修好条规》。然而，在这一年发生了冲绳的一位漂流民遭台湾某部族杀害事件，日本以此为借口出兵台湾，并称这是日本首次对外出兵。据称，为了解决此次事件，日本与琉球建立了朝贡关系，并强迫清政府承认琉球国民事实上是“属于日本的臣民”。此后由于琉球藩王维持与清朝之间的朝贡关系，日本在1879年废除藩王建立了冲绳县。[1]

1876年，日本以“云扬”号军舰进入韩国海域进行测量活动时无故遭遇炮击为借口，签定了《朝日修好条规》，并在条文中加入了否定清朝与朝鲜之间朝贡关系的内容。李鸿章以维持清朝与朝鲜间的朝贡关系为目的，采取积极干涉朝鲜的政策来应对日本的攻势。自此开始，清日矛盾逐步被激化。

日本的这种外交、军事攻势是通过学习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来，以追求亚洲地区霸权为最终目的。日本将朝鲜半岛融入到他们自己的利益线之内，进而作为吞并朝鲜的先行措施，试图排除对在朝鲜的外国势力的影响力。为此，日本进行了两场战争，即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1 小島晉治、丸山松幸：《中國近現代史》，岩波新書，1993年版，第38页。

（二）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1894年朝鲜无力镇压东学党起义，向清政府请求援助，清政府出兵朝鲜镇压内乱。日本借此机会，为驱除朝鲜境内的中国势力而向朝鲜大量派兵，最终在朝鲜半岛的海陆战场上发生了日军与清军的正面冲突，史称甲午战争。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其中规定中国从朝鲜撤军并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中国不再拥有对朝鲜的宗主权。日本在排除清朝在朝鲜的影响力的同时，从中国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和作为其附属岛屿的钓鱼岛，并获得相当于清朝2.5年岁入的2亿两白银的军费赔偿。日本还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等各种权利。然而，由于受到俄罗斯、法国、德国三国的共同干涉，中国用3000万两白银赎回了辽东半岛。从此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增加，对于想吞并朝鲜的日本而言，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变得无法避免。

随后，1904年日本为了排除俄罗斯在朝鲜的影响而发动了日俄战争。为了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在与英国签订英日同盟的同时，强迫朝鲜签订《韩日议定书》，将朝鲜半岛作为军事基地以应对与俄罗斯的海战。此后日本在郁陵岛和独岛设立了监视俄罗斯舰队的军事设施。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东海上偶然发现独岛后，单方面将此岛屿归于自国领土，并将其纳入到岛根县的管辖范围。尽管独岛是朝鲜渔民暂时休息的无人岛，并无常住人口，但作为郁陵岛的附属岛屿，朝鲜早在1900年就通过第41号《大韩帝国敕令》昭告天下，宣布其为朝鲜固有领土。日本虽早已知悉此敕令，却故意不顾朝鲜的立场，以无主先占理论为由，直到现在还一直主张独岛是日本领土，从而掀起了韩日间的领土纷争。笔者认为，日本对钓鱼岛的态度与做法亦是如此。

日俄战争中，俄罗斯在陆战和海战中都失败了。但是战争发生地既不是俄罗斯也不是日本，而是发生在中国、朝鲜、东海、西海。[1] 最终日俄战争通过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仲裁，以双方签订《朴茨茅斯和约》而结束。在这一和约中，俄罗斯认可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地位，完全放弃了在朝鲜的影响力，并将计划西伯利亚连接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的南段南满铁路的管辖权割让给日本。

1905年，美国战争部长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和日本外相桂太郎之间达成了被称为《桂太郎—塔夫脱密约》的备忘录，双方认定：朝鲜为日本的殖民地，菲律宾为美国的殖民地。但是朝鲜高宗皇帝并不知道这样的内幕，1905年包括李承晚（1919年就任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总统）在内的使团得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接见，并强调《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于1882年签订），同时向美国要求阻止日本对朝鲜的吞并企图的外交支持，但美国拒绝了这一要求。至

1 即黄海、日本海。编者注。

此日本基本完成国际上的外交准备工作，随后由伊藤博文率领的军队包围朝鲜皇宫，以军事强制的方式在1905年强行签定了《乙巳条约》，夺取了朝鲜的外交权。1907年高宗皇帝被迫退位，朝鲜最终被日本强行吞并。

（三）山县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扩大

日本根据山县主义，通过侵略将朝鲜从日本的“利益线”范围变为“主权线”范围后，图谋将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也划入为日本的“利益线”范围，随后其在1931年占领了东三省及部分蒙古，并建立傀儡政府，将其纳入到了日本的“利益线”之内。为了巩固在此地区的支配权，日本又于1937年策动“七七事变”，为了以速战速决的策略占领全中国本土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中国的国共两党成功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国人民纷纷掀起了抗日高潮，下定决心进行抵抗。

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为了调停中日之间的战争局面，提出了以日本军队从中国撤退、领土不合并、不赔偿为中日和平的条件，日本认为，这是对其依照山县主义辛苦所得成果的蔑视而予以拒绝。

正如上述内容所指出的那样，山县主义旨在扩大“主权线”和“利益线”的范围，这是一种如同一旦发动起来就无法刹车的故障汽车一样的，无法自行停止的军事扩张路线。日本虽然成功地吞并了朝鲜半岛和东三省，但其“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展因侵华战争造成的过度扩张而中断，并以太平洋战争的最终失败而告终。

三、研究钓鱼岛问题的争论点

（一）国际政治学的视角

韩国学界认为，日本对中国钓鱼岛及韩国独岛的主权主张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都没有其正当性。毫无疑义，其争议是日本对亚洲侵略所产生的结果。但是，目前对于日本对钓鱼岛所提出的主权主张，背景上有些差异。具体言之，韩国学者主要具有如下的观点。

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所发生的主权纷争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非常需要日本的支持，因此美国通过在1951年签订《旧金山条约》埋下了东亚领土纷争的祸根。

另一方面，日本忽视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的中国。2010年日本首次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上输于中国，因而从战略角度上对中日关系感到了不安。进而日本试图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措施引起了中国强烈的反应。[1] 尤其最近

1 鄭在浩：“더많은 분쟁을 감춘 중일의 우호적 담판”，《朝鲜日报》，2012年9月26日。

日本像船桥洋一（前任朝日新闻主编）所说的那样，“埋下了消沉的情绪”，即日本连续经历了20年经济灰色时期，而优雅的衰退才是日本的最好的剧本。然而，一切都因为2011年的“3·11”东日本大地震完全覆没，连优雅的衰退情绪也不复存在。日本只是站在了面临选择重生还是衰亡的路口。因此，不论韩国国际政治学界还是舆论界都认为，为了突破这样的紧迫情况，日本右翼势力故意引发了领土纠纷。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如果日本与中国“闹情绪”，则有可能真正引发一场战争。

日本将钓鱼岛占为己有的这一事实成为了所有问题的诱因，而导致此种危机升级可能性越来越大，甚至一触即发。

总之，韩国学界一致认为，日本将钓鱼岛占为己有的这一事实成为了所有问题的诱因，而导致此种危机升级可能性越来越大，甚至一触即发。日本正在借助主权纷争的手段来抑制由国内经济衰退而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国内危机。其中少部分人具有更加悲观的观点，即中日两国都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手段巩固国内的统治。[1]

（二）历史学的视角

目前研究东亚问题的历史学者们围绕中日之间主权问题的争论点具体是：

第一，关于清朝时期钓鱼岛主权实际归属情况，主要争论在于以历史文件的研究结果为根据，清朝的支配范围能否包括钓鱼岛。中国主张钓鱼岛为中国领土。与其相反，日本主张，中国所说的任何一个理由都无法确认其所有权，然而，从文献上来说，证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文献非常之多。专门研究琉球王国历史的赤岭守教授亦提出过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从未归属于琉球。[2]

第二，是“先占”的法理争论问题。日本的论据是，或许中国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文献支持，但是，就主权而言，国际法上的承认需要更加确切的证据，既然没有证据，那么，钓鱼岛作为无主地由第三国所拥有也毫无关系。就这样，“先占”的法理为扩张亚洲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给出更“便利”的依据，因此，韩国很多人对这样强词夺理的说法抱有强烈的反对。

第三，关于1885年古贺辰四郎以做生意为目的申请占有钓鱼岛之事，明治时期的日本外务省提出：“这些岛屿和中国边境非常靠近，并且清朝已经把岛屿的名称都确定了”，[3] 因此这些岛屿不是日本的土地，故现在不予批准这种申请。但是，10年以后，1894年12月27日，在甲午战争胜利后，日本外务省在1895年1月11日表示，“那时和今天相比，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现在日本内务

1 박홍서：“東北亞 歷史紛爭과 阿Q들”，코리아연구원 현안분석，2012-12-9，221期。

2 李明赞：“围绕尖阁诸岛的中日纠纷的含义及历史缘由”，韩国国际政治学会消息114号，第12—14页。

3 同上。

省对申请占有钓鱼岛事宜能够批准。[1]

第四，钓鱼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底属于冲绳的一部分还是台湾的一部分。日本的主张是，钓鱼岛列岛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三条中规定属于西南群岛的一部分，应在美国管辖之下，后来，美国1972年5月15日将冲绳的管辖权返还给了日本，因此，考虑钓鱼岛列岛应包含在冲绳县之内，因而钓鱼岛列岛是日本的领土，第三国对此没有任何权利干涉。对此，中国一贯坚持认为，钓鱼岛是属于台湾的岛屿。就此争议，美国的解释为，虽然美国把冲绳的管辖权返还给日本，但是其主权与之并无直接关联，此地区的领土问题及主权问题争议应由相关当事国协商解决。[2]

第五，中日两国在恢复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对解决钓鱼岛主权问题留与后人，彼此间有过默契。日本民主党菅直人首相明确提出，不存在“保留判断”问题。然而，这与事实并不相符。1972年在中日推动恢复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双方对领土问题有充分的认识，邓小平1978年访问日本时也提出了将领土问题留给下一代人解决。[3] 邓小平认为，应避免以领土问题拖延国家关系正常化。对此，日本政府也予以谨慎而认真的处理，并不愿意刺激中国。然而，中方的这一态度使得日本视同中国已承认了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支配，且日本单方宣布不存在“保留判断”的问题，因此这一事实对中国造成了不利影响。近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试图“购买”钓鱼岛。为此，日本政府出面，试图直接收购钓鱼岛群岛将其“国有化”。从这一情况来看，笔者推测本来中国意图在合适的时机提出主权问题，而日本的行为使其成为当前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对将领土问题视为国家核心利益的中国来说，中国对日本的这种措施做出强硬应对是可预见的事情。[4]

四、今后的展望和问题

（一）日本应迷途知返

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明确规定，日本应返还通过侵略所占领的所有外国

---

1 Han-Yi Shaw, “The Unconvenient Truth Behind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0, 2010, “After a number of Chinese defeat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a report from Japan’s Home Ministry said, “this matter involved negotiations with China,but the situation today i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back then” . The Meiji government, following a cabinet decision in early 1895, promptly incorporated the islands.

2 李明赞：“围绕尖阁诸岛的中日纠纷的含义及历史缘由”，韩国国际政治学会消息114号，第12—14页。但是美国占领冲绳及其一带时，明确规定钓鱼岛是属于冲绳还是属于台湾，对此说明的立场不明。

3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T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04.

4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 Way”, *Foreign Affairs*, Mar/Apr 2011, Vol.90, Iss.2, pp.68-79.

领土，《波茨坦宣言》中也明确指出保证韩国独立及日本在朝鲜半岛拥有的所有领土返还给韩国。日本在战败以后接受联合国的要求，返还了韩国和中国的所有领土。其中当然包括属于朝鲜半岛的一部分的独岛，以及属于台湾的附属岛屿的钓鱼岛。但是，日本以侵略方式占领的他国领土以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上没有明确规定为由，坚称其是自己的固有领土。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处理和世界体系的否定与挑战。

日本应从脱亚入欧的迷梦之中警醒，回归亚洲。

然而，当今的亚洲已不再是受到日本侵略时的亚洲。不仅中国已成为全球两大超强国家之一，韩国的经济实力也已跃居世界前十，而且亚洲也已成为了世界中心。美国也正式宣布了“重返亚洲”政策。日本应从脱亚入欧的迷梦之中警醒，回归亚洲。

但日本回归亚洲的大前提是，反省和清算侵略亚洲这一错误的过去。对属于侵略亚洲的产物——独岛及钓鱼岛不能无端坚称是自己国家的领土。日本还应考虑如何解决与俄罗斯的北方四岛问题。

日本一直持有这种错误态度，对此美国也负有责任。盟国在处理战败国日本的过程中，虽然重惩了部分太平洋战争中的战犯，但并未废除侵略战争中负有主要责任的天皇，对侵略亚洲的部分战犯也没有严惩。其结果是，战后的日本政权仍被这些战犯和其后裔所掌控，而未能像德国那样彻底解决。与此同时，就钓鱼岛问题或者独岛问题而言，早应有消除未来纷争的祸根的远见，然而美国无论疏忽或故意，并未明确处理这些问题。这种模糊处理造成了日后很大的麻烦。从韩国的情况来看，在麦克阿瑟司令部所做的地图里包含了独岛，但在《旧金山对日和约》条款里不应该遗漏独岛。此举非常不恰当。[1] 美国返还冲绳的时候也不顾有争议的钓鱼岛问题而把管辖权还给日本，这一措施也并不是明智的举措。今天在主权纷争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指责美国的模糊政策。

（二）日本与德国的区别

在德国，由反纳粹势力掌控战后德国政权，德国不仅对战争罪行彻底道歉和忏悔，而且积极进行防止纳粹复活的政治教育（Politische Bildung），从而，德国战犯的问题不再是以色列、波兰及其他受到德国侵略国家的重要议题。

不同的是，日本战犯受到了审判，却未能根除其影响。岸信介作为战犯，战后仍然可以当选首相，其外孙安倍晋三也能够被选为首相。这意味着在自由民主的旗帜下，亚洲侵略和太平洋战争的势力继续执政。其对于侵略战争并无正确认识与彻底反省，并继续把侵略所占领的别国领土主张为日本固有领土。

1 据称，由于1951年签订旧金山条约时韩国正处在战争期，韩国外交部代表团的57人无法参加旧金山会议。由于日本的原因，独岛的标记被遗漏。

日本自民党重新执政后，安倍晋三首相宣称将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同时其暴露出试图修改历史问题的态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意图修改涉及韩国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与“村山谈话”。另外，美国也在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中强调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并且将美日同盟评价为亚洲和平的基石（cornerstone），从而表现出对日本重新武装持默认态度。进而，日本主张钓鱼岛也属于美日共同防卫的范围，这是一个危险度极高的表态，会在争议地区造成非常紧张的气氛。对此，我们非常担忧的是，美国所持有的态度可被视为美国支持日本错误的历史认知。

然而日本并非对此毫无认识，日本《朝日新闻》在2012年10月8日的社论中述及法国和德国彼此恢复信任的历史过程，并以两国合作成为欧洲共同体的领路人的作用为例，启示日本也要通过反省和清算过去探索新的道路。虽然我们都认为日本的侵略已经过去，但是仍然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的神户提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的那个问题，日本究竟“是要成为一个追求功利强权的西洋霸权的鹰犬，还是要成为一个重视人道主义的东洋王道的干城”。

五、结论

笔者认为，要通过长远的眼光和广阔的视角来解决历史问题。目前中韩与日本之间的独岛及钓鱼岛问题应超越仅仅关注自己国家问题的短浅目光，从亚洲的层次上认真地考虑日本的前途和方向。中韩两国应该以建立东北亚和平秩序为大目标，来讨论日本的归宿。同时，为防止朝鲜半岛南北紧张状态加剧，预防日本重新军事大国化，中韩两国也需要对此问题进行密切协商。同时，中韩两国应对日本提出严正要求：作为回归亚洲的大前提，日本应对侵略历史方面做出深刻反省和道歉。放弃占据作为侵略证据的独岛及钓鱼岛领土的野心。贯彻这一要求并非易事，因而中韩两国更加需要创造彼此协作的局面。

笔者在日本访问时经常感到，日本对美国同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省。笔者参观日本广岛和平公园时发现，此地因为美国空投原子弹而成为日本人培养反美情绪的政治教育场所。美国应该劝告日本，通过清算侵略历史与其他国家共同创造亚洲的新时代。美国应该重视长远利益，放弃偏向日本或者纵容日本的态度，发挥其外交影响，消除因日本没有正视历史所造成的东北亚冲突的气氛。

时代潮流不会站在今日的日本这边。日本应通过清算侵略的过去开启亚洲的新时代，为此日本应倾听中韩两国提出的正当要求。在此基础上，日本才能找到解决北方四岛领土纷争的线索。清算过去是日本回归亚洲的前提条件。

总之，对于亚洲国家相互之间因过去历史所造成的领土争端来说，任何一种解决方法都不应利用损害各自人民感情的民族主义情绪。用民族主义的方式解决

问题，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并为关注此地区纠纷的其他势力提供好处。因为在东北亚领土争端的背后，民族主义情绪经常被执政者以人民的利益为借口维护自身政治利益，却使人民成为像鲁迅笔下阿Q那样的精神胜利者。因此，我们大家应该以人民利益为本来探索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法。